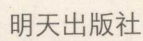




颜歌作品

桃乐镇的春天



TOMORROW PUBLISHING HOUSE

颜歌作品

桃乐镇的春天



明天出版社

TOMORROW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桃乐镇的春天/颜歌著. —济南:明天出版社.

2007. 10

(明天青年作家精选集)

ISBN 978 - 7 - 5332 - 5481 - 0

I. 桃… II. 颜…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42318 号

书 名 桃乐镇的春天
著 者 颜 歌
出版发行 明天出版社
地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网 址 <http://www.sdpress.com.cn>
<http://www.tomorrowpub.com>
电 话 0531 - 82098710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幅面尺寸 148 × 210mm
印 张 8.25
字 数 198 千字
I S B N 978 - 7 - 5332 - 5481 - 0
定 价 16.5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出版缘起

从二十世纪末开始，青春写作成了大家关注的热点，一批有才华的年轻作者崭露头角，奉献了大量让人耳目一新的作品。年轻作者关注社会，思考人生，更关注自我，其作品在题材上或许与前人的作品有很多共同之处，在表达上却有鲜明的时代感，是与众不同的“这一代”。“明天青年作家精选集”首先将集中检阅二十世纪八〇年代出生的有代表性的年轻作家的创作成果。“明天”既是明天出版社的社名，也寓意年轻作者有光辉灿烂的未来；“精选”指门槛高，既精选入选作者，也要求入选作者精选其作品，确能代表其实力。

之前已有出版社集中推出年轻作家的作品集，但多是偶一为之，规模往往不大，入选作者水平也大都不够整齐。“明天青年作家精选集”将是第一次大规模、高标准集中推出有实力的青年作家的作品集，此举应能在读者、作者和文学界、出版界产生较深远影响。我们致力于使“明天青年作家精选集”成为一个开放的书系，不仅更多八〇年代的作者会受到关注，七〇年代的作者乃至九〇年代的作者也将受到关注。

我们称这些年轻作者为青年作家，是对他们的肯定，更多的是一种勉励。他们需要用作品，而不是用其他说话，成绩只代表过去，他们应该向经典、生活的方向用力，戒骄戒躁，持之以恒，努力为时代，为读者，也是为他们自己，创作出更加优秀的作品。让我们拭目以待。

自序

我从来没有出生在五月

虽然我是那么的喜欢五月，但我出生在十二月。我们小镇上人人都好像认识彼此。我出生那天，这里下了一场难得的大雪。关于我的名字，我的家人提出了好几个议案。——实际上，这些都和其他人无关。

关于我自己的事情，我想没有什么人有兴趣，就算我在这里把它们都写出来，把我自己感动了，也根本没有意义。我写过好几个这样的序言，可以说我的每一篇序言都是这样写的，我想要停止继续这样做了，至少这一次是这样。

停止谈论自己的方法是：我要告诉所有的人，我下面写的这些都是小说，所有的，都是小说中的东西，小说中的我并不是作者，有的小说中甚至根本没有我。

我就是这样开始写小说的，以后也会一直写小说。

我的大多数朋友都有一门手艺，他们是画家、摄影师、佛教文献研究者、画廊经纪人、设计师，甚至是花圈匠。看过《良辰》这本书的人知道，我就是这样开始写顾良城的故事的。关于我自己，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人，我强烈地感到我并没有这样一门赖以生存的手艺，唯一可能的就是去某个办公室里面当当打字员。

因此，关于成为或者作为一个小说家这回事，我唯一必须确信的就是，在写小说上面，我有着无与伦比的才能——属于我自己的、独一无二的才能。

我从没有和别人说过这点，但它的确非常重要，因为写小说如果不是一门如同做花圈一般的技艺，那是什么让我能够一直写小说而不去做其他的事情呢？

萨尔瓦多·达利在自己的自传里面一直说：“达利是一个天才画家。”

我也是如此相信我自己的才能，相信我自己总有一天会写出最接近真相的小说。我不在乎其他人怎么想、怎么觉得，因为这些对我都不如这个重要。

我写的每一本书都在一定程度上推翻上一本，在某个新的地方重新起步。因为这样，我经常听见有人跟我说“颜歌，你变了”，或者说“我喜欢以前的那个你”。

但我从来都没有变过，我只是或许成长了。面对从前的小说们，我总是不相信我就这样了，我就死在这里了，我躺在这些狗屁东西上面继续不用脑子地写了。那些都还远远不是好的小说，我必须不停地不停地找出新的方式，更有力的方式，用新的途径

来接近最真实广阔的孤独。

在这一本自选集里，我选了从我十五岁到现在二十二岁所有的小说中最能表达我当时状态的小说。我能看见我自己，看见我所有过去的日子都回来了，我不知道你能看见什么，我也并不关心你的秘密。

就像我的秘密并不能打动你，打动我们的是共同的那些秘密，那些不可言说的沉默之美。

这就是我一直写小说的原因，我的小说是象，世界上的秘密是意。每一个小说家用来表达的，都是他自己的人生而已，至少我是如此，声嘶力竭地，歇斯底里地，终于会达到最后的静默。

小说是沉默的儿子。

最接近这个动作的人，我突然想到的是封达那。他是一个一直在很多张画布上画直线的画家，不同颜色、不同大小、不同质地的画布，一下，划开。翻开他的画册，这样的作品有一大半。

我所崇敬的不是他划开画布的那一瞬，而是他用了整整一生那样做，并且让我们知道，那样是有意义的。

我也想这样。

我准备就这样了。在我上面写的这篇小说中，你们看不到主人公会怎么生活，你们看到的只是她的内心，一个女人愚蠢的执著。“我也想这样。”她最后说。

谁也不知道她的结局，我们故事的结局就到这里了。

在结尾处我不想说什么让人感动的話，因为我厌倦这样了。

最近我老是在电视上看见有人说：“我是为了你们在唱歌。”

我相信我也应该说：“我是为了你们在写作。”

这样可能的确很感人，但那并不是我的真心话。无论是读者、编辑、出版商、评论家，还是我的亲人、情人、不再爱了的人们、陌生人，我从来不曾为了你们中的任何人写作；我的写作只是为了我自己，为了让我自己快乐，绝望，乃至孤独。

当然，我感谢所有看我小说的人，但是就算有一天没有人再看了，我还是会自己写下去。

二〇〇七年七月二十四日

目 录

1	……	自序 我从来没有出生在五月
1	……	花样年华
11	……	锦瑟
28	……	封神
46	……	朔夷
70	……	洛阳
95	……	蜂王
112	……	罗宾与玛蒂尔德
130	……	桃乐镇的春天
152	……	异兽志·悲伤兽
168	……	异兽志·荣华兽
184	……	动物园的失踪
201	……	葡萄藤下的女人
218	……	请带我到平乐去
251	……	颜歌创作年表

花样年华

扣扣第一次给我看的画据她说是雷诺阿的。扣扣说，其实她并不知道作者及画的名字，但她认为是雷诺阿，因为只有雷诺阿才会把油画画得像水粉画。她指给我看画中女孩金棕色头发与阳光交接的地方，确实有一种细致而柔和的东西。那是雷诺阿温柔的低语，扣扣说。于是我被这个孩子眼睛里那种非常纯洁的光芒深深打动。

我还铭记着画中的一切，即使是许多年以后的现在。那画里是两个并肩而坐的女孩，一个是金棕色头发，另一个是褐色的。她们背对着我们坐在阳光下的大树旁，道路通向远方。雷诺阿的阳光是被稀释过的，还加了糖，于是那种阳光不是洒，而是被铺在了整个世界上。

扣扣非常喜欢这幅画，她说是雷诺阿画的，我就认为是雷诺阿画的。然后我问她画的名字，扣扣粲然一笑说叫做《花样年华》。

时为一九九九年二月。阳光在柔嫩的叶子中间渗下斑斓，我、

扣扣、韩让都走在十八岁这个锋利的临界点上。我们谈起自己的梦想和理想。扣扣是一个没有理想只有梦想的孩子——理想和梦想，扣扣把这两个概念分得很清楚。扣扣说理想是一块坚硬的石头，而梦想只能在梦里想想。扣扣说自己胸无大志，只有梦想，一种永远都不能实现的理想。扣扣有很多梦想，最大的梦想就是看遍世界上所有的大画家的油画：雷诺阿、米勒、塞尚、莫奈、高更，甚至达·芬奇。扣扣用到“甚至”，因为她讨厌着那种在十九世纪之前把所有的色彩规定界限的画。色彩是自由的，扣扣说，就像达利的那些熔化着的钟，慢慢渗进我们的生活里——生活是充满色彩的。扣扣问我，生活多彩，我们何去何从？如果过不了十八岁的临界点，我就再没有理由立足于这个世界。韩让看着我，他对我或许也是对扣扣说，十八岁的临界点是锋利而残酷的，过不去你就死掉。十八岁是临界点，十八岁的临界点是高考，可是我考不上，扣扣说，一个字，又一个字。于是我们放弃梦想，只是去追寻着理想。

我和扣扣在文科班，韩让在理科班。我和扣扣是闲人，韩让是学生会的忙人和走狗。忙人是我说的，走狗则是扣扣的说法。我怀疑扣扣是讨厌着韩让的，至少在我们成为朋友之前。事实也正是如此。韩让曾经数次让扣扣站校门口，因为扣扣的头发长过了耳际。在我的印象里，韩让并不是一个古板的人，而且整个高三长头发的人数不胜数。所以我不得不去怀疑韩让的目的。或许他的性子里有着一些小男孩的因素，否则他也不会用这么幼稚的手段来引起扣扣的注意。但我又觉得不是，韩让的眼睛里所有的那种非常奇特的东西以及他嘴角上嘲弄的微笑否定了我的想法。我完全不懂。

最后一次韩让一定说扣扣染了头发，于是扣扣狠狠地扇了他一个耳光。

韩让后来问我有什么感想，我说我在看电影。

这是一场典型的爱情文艺片的开头部分，男主角是韩让，女主角则是扣扣。

实际上，也正是如此。

后来，困惑了我很久的韩让老是和扣扣过不去的原因，终于被我找到了。那是韩让来告诉我扣扣叫他“旺财”并且高兴得不得了的时候。我终于明白了这个兴高采烈的大男孩所拥有的那种深刻的无奈和悲痛，以及他用以发泄的那种不合常理的手段——在高三的刀锋上，我们尽情舞蹈着，并深深地感到疼痛。

韩让对我说，扣扣是一个真正的孩子。他对我讲起 U2 和 The Eagles 的歌曲，并且形容着他们那种沙哑中带着孩子一样的稚嫩的声音。然后他说扣扣就是这样，和我们的世界格格不入，她有着孩子一样的眼睛和笑容。韩让喜欢用到“孩子”这个词，他说因为他已经不是一个孩子。不，他又笑着对我说，其实我们都还是些孩子，只是我们已经不能成为孩子了。时间流动着，我们被迫长大——这就是十八岁的临界点。

阳光灿烂，我在这个男孩的眼睛里发现了一些非常闪亮的东西。

在一节穷极无聊的数学课上，我终于从扣扣嘴里听到了一句我一直想听到的话。扣扣说，要是韩让是个文科生多好啊——他真应该是个文科生。我也这么认为，韩让是一个非常敏锐的人，我是说，对我们的生活。我无法想象他和那些冰冷的符号厮杀的情景。这时候数学老师非常愤怒地叫着扣扣的名字，并且责问她为什么在试卷上那道非常简单的化简题后面留了一大堆让人头昏脑涨的数字和符号。扣扣平静地站起来，她说，我知道这道题的

正确答案，可是我不忍心把那些数字从纸上划去，它们非常可怜。我哭笑不得。于是这个浪漫偏执的扣扣被完全放弃。在这件事情上扣扣和韩让有着完全相通的地方——我不认为扣扣是真的不忍心，她只是在轻蔑地，和她的生活开玩笑。

下课的时候韩让到我们教室里来，坐在我对面。扣扣被老师叫去了办公室。我对韩让说起扣扣上课时候的惊人之语。我说，我很佩服扣扣，真的。我不敢对我的生活有任何反抗，于是我只有去考试，让高三这个锋利的临界点完全结束，但是我知道我注定失败。韩让问我，你哭了吗？我说，没有。这时候扣扣走进来，有人夸奖她是世纪末英雄。韩让冷笑着说，我们这个世纪无疑会有两个世纪末，一九九九年和二〇〇〇年，因为人们都懂得了什么叫喧哗。喧哗？扣扣坐到他旁边问他，你这是个什么词？韩让看着她婴孩一样的眼睛，说，名词，动词，形容词，连词……然后他非常讽刺地笑了，并且吻了扣扣。

我不得不说韩让做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因为当时文科班的教室里至少有两打人。

我在看太阳。它在扣扣的眼睛里反射出琥珀色的光芒，非常漂亮。

韩让对我说起他喜欢我的眼睛，这双并不是纯黑色的眼睛，有一些蓝色的玻璃碴儿混在了里面，扎得我们很疼很疼。韩让说我的眼睛让他想起他的家乡，在蜀地边境上的剑门关。那里有著名的一线天——一道石缝，透过它可以看到狭窄的天空。它护住蜀地的人，也囚住蜀地的天。那道缝中的天空是蓝色的，似乎盆地里所有的蓝色都聚集到了那里，极蓝，极蓝。

我眯着眼睛看他说，韩让你有幻觉吧？一九九七年的时候我去了剑门关，那著名的一线天上的天空和成都的任何地方一样，

苍白得没有特点。

韩让说，是吗？看来我真的不适合抒情。他大笑着说，你不知道吗？我来自上海。

我说不出一句话。韩让说，你想说什么？

我瞪着他，然后一字一句地问他，你是怎么混进学生会的？

Grace 对我说她简直不敢相信在韩让和扣扣身上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她对我说，我一直以为如果真的有什么事情发生在你们中间，也会是你和韩让，毕竟你们在分数上比较相似。我说 Grace 你真是个奇怪的孩子，分数并不能解决所有的事情，事实上，它不能解决任何事情；而扣扣不属于我们所了解的这类生物，她是最特别的。

但事情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传播着。很快韩让和扣扣都被请进了政教处。教导主任来了。教导主任问扣扣，扣扣，你是怎么搞的？韩让说不关她的事。教导主任说，扣扣，你不认真就算了，怎么可以带坏韩让？韩让说，错了，我本来就坏。教导主任说，扣扣，这件事情影响很不好啊。韩让说，你们处分我吧。然后校长来了。校长是一个慈眉善目的老人。高三的人开玩笑说他是本世纪和下个世纪所有的最后一个相信爱情的老家伙。校长对韩让说，韩让，如果你爱这个女孩，那么就为她想想。韩让说，不，我不爱她，我只是闹着玩。

Grace 气喘吁吁地跑回来，并且给我讲述了上面的话。她说韩让完了，校长真的生气了。

我问她扣扣呢，她说扣扣没说一句话。但是我知道扣扣的脸色肯定非常苍白，就像剑门关的天。

扣扣喜欢把每一件事情都用一幅画来比喻。于是她对我说对

于十八岁的那件事情，她只能想到毕加索的《格尔尼卡》，想到战争、灾难、崩溃的世界，以及破碎的脸。

扣扣是爱着画的。如果她愿意，她真的可以成为一个最出色的画家，用她纤细的手指和纯洁的眼睛来折射出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雷诺阿，就像她爱的雷诺阿一样——美丽的姑娘们正值花样年华，在过滤后的阳光下漾出幸福的微笑，我喜欢看扣扣的笑脸，那上面有一种知足的安乐和满意。扣扣永远没有远大的志向，所以她知足，然后她长乐。

扣扣给我看的图片除了油画就是一幅中国地图。她在上面用鲜红的荧光笔画了一条绵长的线，从西安、兰州、敦煌，一直到楼兰废墟旁边的罗布泊。扣扣说这是她的另一个梦想。她想到楼兰的故土上去，看看那片神秘的湖，有着真正属于高原的色彩。湖。湖。

韩让被取消了保送资格。扣扣自己退学。我不知道扣扣是因为受到了太大的打击，还是她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理所当然不再上学的理由。总之在学校里，我再也看不到她。然后文科班得到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由于韩让的保送资格被取消，这个名额分到了我们班上。我无动于衷，但事情往往就降临到我这种无动于衷的人身上。校长把我叫去，并且把这个名额给了我。我说，我不接受，韩让伤害了我最好的朋友，我不愿意以任何方式接受他所留下的任何东西，而且，我说，我完全有能力自己考上这所学校。是，校长看了我很久，然后说，我相信你的成绩，但是，我却无法相信你的心理素质。他说，你厌恶着考试，不是吗？你是最可能临场发挥失常的学生。而且，校长认真地说，不是因为任何人，这是因为你自己的，这是你应该得到的。我无话可说。在高三锋利的刀锋上，我正式对我的生活投降。

拿到保送名额后我去看了扣扣，她正在家里胡乱画画，到处都是颜料。我告诉了她这个消息，扣扣非常高兴，然后弄了我满脸的颜料。扣扣说，色彩是自由的，生活是充满色彩的，我们随波而动，终于再也回不来。

时为一九九九年六月中一个炎热的下午。我从扣扣家出来，在非常炽热的太阳下看到了韩让。韩让笑着对我说，好啊。我冷冷地看着他，然后笑了。我对韩让说，真的谢谢你，你让我看到了一部本世纪最精彩的爱情文艺片，算计，虚伪，无聊的男人和无知的女人，以及深刻的背叛。我看着他，用他所喜欢的那双并不是纯黑色的眼睛看着他，然后我真诚地告诉他：

韩让，你真的是个天才。

韩让用一种我并不了解的神色看着我。阳光非常刺眼，他的身影在太阳下面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韩让。

韩让对我说到过中国。他说，和别的男孩子不同，他深深爱着中国这一块古老的土地。他说，他的梦想是走遍整个中国，第一个要去的地方就是拉萨，青藏高原，那里是世界上离太阳最近的地方。然后他对我说到距离，他说他曾经看过一段非常煽情的台词，他说你要听吗？接着他念了出来：这个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就在于，我就在你的面前，但是你却不知道我爱你。我面无表情地对他伸出两个指头，韩让说，什么？我说，恶心。韩让笑了，他说，不错，你就是这样，否则就不是你。我说等等，我上厕所。然后我跑开了，韩让在我背后哈哈大笑。

我只听到他的声音，没看见他的表情。

一九九九年七月八日，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张韩让的照片。

韩让在照片中牵着一匹马，大风吹着，他站在没有边际的草原上，以他所特有的嘲弄的笑容看着这个世界。照片旁边的文字上说，这个男孩在拉萨东北的一个牧场上不慎落马，头部着地，当场死亡。

第二天我收到了韩让从拉萨寄来的信。信上他的字迹有些潦草，或许是因为高原反应所造成的不适。在这封或许可以称之为遗书的信上，韩让这样写着：

拉萨的太阳比任何时候都明亮，我终于来到了我梦想中的西藏。我放弃了大学和前途，但是却发现了生命中一些更为重要的东西。而且，你知道吗，我不以为你在考场上可以发挥正常。现在我在八角街的某一个角落里给你写信，所以字迹有些潦草，但我知道你是可以明白我的。我在这条街上走了两个小时，周围到处是一些听不懂的话和一些穿着鲜艳服装的藏族人。我终于明白了扣扣的话，色彩是自由的。著名的大昭寺就在我的头顶上，像一个神祇一样不可一世地看着他的子民。蓝天纯净，阳光灿烂。我真的感到自己的渺小。对于扣扣，我非常抱歉，我只是做了一些我自以为正确的事情。我知道，你这个孩子却不这样想，而我，是固执的。明天，我会去纳木错，这片藏族人称之为天湖的地方，确实是世界上最纯洁的水域。然后我会到天葬台那边去，看升起的桑烟，并许下我的愿望。当然，也会去骑马。不久以后我会回来，然后准备下一次的出发，新疆，西湖，冬天的时候再去拉萨。而暑假的时候或许你可以和我一起去，我知道你是个喜欢旅行的女孩。我们可以从西安出发，租一辆吉普，一直开到阿拉山口去，那里是你最爱的地方。我真的是来自剑门关的孩子，在我小的时候，一线天的确是那种纯粹的蓝色，就像你的眼睛一样——我是说，感觉上。扣扣不是我们所能掌握的，她不属于这个世界，而你不一样。